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第五節

女子遂將屋內燈火熄滅，由打牆上摘下柳葉尖刀，遂向門外一縱，來到金頭虎近前，問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是拿賊的。」女子舉刀就刺，金頭虎並不躲閃，用頭迎刀，咯當一聲，腦皮上一道白印。女子又用刀紮賈明面部，賈明說道：「女賊你道理不讓人，我也有傢伙。」說著話由背後撤出一字鑲鐵杵，接架相還。金頭虎喊道：「留神你的刀，磕上就得飛。」女賊一看傻小子杵法精奇，用刀是贏不了他啦，女賊思索至此，遂由襖袖中掏出一物，形同手帕，照定賈明臉上一晃，賈明打了一個嚏噴，兩眼發直。張茂龍看的真切，女賊將金頭虎熏倒，就要用刀對準金頭虎眼睛上紮，張茂龍遂大喊一聲，縱下房來。女賊一看，這位長得真好，亞賽潘安、宋玉之美，女賊不由己的一動心，遂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張茂龍答道：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姓張名叫茂龍，號稱鳳凰張七的便是。」女賊道：「這位張義士，既然深夜偷進內寨，必然有原故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乃是鏢行人，由此路過，來到此處看看。」婦人說道：「你要有情有義，你就別走啦，就在我這裡住著罷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你胡說！」一抖十三節鏈子錘，口中叫道：「淫婦看錘罷！」女賊接架相迎，二人戰二十餘個回合，未分勝敗。女賊向外一縱，撤出身形，由腰間掏出迷魂帕，說道：「你不應也不行。」女賊手中拿著一條絹帕，張茂龍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此事要壞。」方要用手按鼻子，哪知道手帕已到面前啦，女賊一抖迷魂帕，將張茂龍薰過去了。女賊叫過老媽子，說道：「你們把那個半死不活的，給我捆上。」婆子將賈明捆好，女賊將張茂龍也捆好啦，提到屋中，將張七爺放在牀上，用解藥與張七爺鼻子上吹一吹。工夫不大，張七爺長歎一口氣，這才緩醒過來，抬頭一看，自己說聲：「不好！我怎麼來到人家屋中？」婦人轉身形進了套間。

這時婆子多事，也給賈明把綁繩解開啦，用解藥給賈明一聞，賈明也緩醒過來。張茂龍一看婦人進了套間，張茂龍一看後牆有一個窗戶，張七爺將後窗戶踢開逃走，賈明也隨在背後縱出，張茂龍就覺著頭暈。正在此時，就聽有腳步的聲音。張茂龍躲閃不及，進了一間空屋子，一看屋中無人，一張藤子牀，張七爺遂鑽在藤牀底下隱藏。賈明一看有人前來，將身形一伏，爬在牆角底下。就見此人手擎雙錘，奔女賊屋中而來，用錘一敲門，厲聲喊道：「淫婦！還不出來受死。」女賊迎將出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呦，您是大伯子，您兄弟已死，我不能守寡，您管不著弟婦之事。」原來來者非是別人，乃是蕭玉台的大寨主袁龍，袁豹的胞兄。有一個老嘍卒報告袁龍，袁龍一聽，心中大怒，提著雙錘來到後院，要將女賊結果性命，不想被淫婦用迷魂帕迷住。婦人將袁龍迷住之後，奔後花園仍追張茂龍而去。

列位，張茂龍進去的這間屋子，乃是蕭玉台的女眷沐浴房。

張茂龍方才進了沐浴房，正趕上婆子、丫環同袁龍的妹子進了沐浴房。婆子、丫環將水打好，退到外面去了，張茂龍在牀底下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可怎麼辦？怎麼這樣巧呢？」此時張茂龍臥伏在牀底下，紋絲兒也不敢動，大氣也不敢喘，靜等著姑娘洗完了澡再出去。哪知道女賊眼快，張茂龍奔沐浴房之時，女賊早已看見，故此將袁龍用迷魂帕迷過去之後，直奔沐浴房而來。來到浴房一看，房門緊閉，女賊用刀柄一敲門，口中叫道：「鳳凰你快出來，咱們是一點事也沒有；你若是不痛快的出來，再要被捉住，休想活命！」女賊說至此處，屋中的姑娘叫了一聲：「嫂子！您這是幹什麼？您不知道您妹子在屋中沐浴嗎？什麼鳳凰孔雀的。」女淫賊在外邊一聽，乃是自己小姑子的口音，心中明知道張茂龍進了沐浴房，此時但聽小姑子的聲音，未聽張茂龍答言，女賊怒道：「妹子！你別跟我裝傻啦，快快把張茂龍與我放出來，咱們萬事皆休；如其不然，我把門砸開，你們可就丑啦！」姑娘一聽，更莫明其妙了，叫道：「嫂子，您別是瘋了吧！」女賊說道：「你們這宗人，平常專講究九烈三貞，滿嘴的忠孝節義，我煮熟了的鴨子，還能夠給你吃嗎？」

姑娘在屋中聞聽，愈糊塗了，氣得渾身直打戰。張茂龍在藤牀底下，暗暗替姑娘難過，心中說道：「這位姑娘夠多冤哪。我張茂龍要是看見姑娘一眼，叫我不得善終。本來男女授受不親，古有明訓。這個下賤的婦人，如果要是將門砸開進來，將我堵住，這位姑娘決不能活。簡直是有口難分辯，明明的打牀底下拉出一個男子來，這可怎麼辦呢？」張茂龍心想至此，不由得暗恨賈明：「這都是賈明一個人惹的禍，那下賤淫婦在屋中自己搗鬼，可有你的什麼事？這一來不要緊，活活的要了這位姑娘的命啦。」此時淫婦在外面叫門更急，姑娘將衣服已經穿好底衣，披上褂子，方要纏足，外面大寨主與賈明又來啦。大寨主袁龍叫道：「下賤的淫婦！還不過來受死，在此何為？」女賊回頭笑道：「姓袁的，你別不要臉啦，奶奶是有死的有嫁的，准名正言順。你們家未出閣的大姑娘，將張茂龍關在屋中，我招呼他們，還在屋中裝好人呢。你先把你妹子教訓好了，之後再管別人吧。別裝傻啦，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偷漢子，給姓袁的把臉都露足啦。奶奶的事你干預不著，先教訓教訓你那九烈三貞的妹子吧。」女賊又用手向屋中指道：「鳳凰在屋中半天啦，你要教你妹子給你將門開開，那算你是人物字號。別不要臉啦。」

語畢，向袁龍冷笑兩聲，說道：「奶奶走了！」縱身形上房，一道白影，忽然而滅，女淫賊出離蕭玉台去了。

且說大寨主一聽女淫賊之言，只氣得三屍神暴跳，五陵豪氣騰空，雙錘連砸幾下，叭叭叭山響，向屋中唾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妹妹，母親臨危的時候，叫為兄我好好看待你，嗣後有了相當的人家，給你匹配。我哥哥待你那一點不好？你今不顧廉恥，敗壞我的門風。你還不將門開放，等待何時？」姑娘在屋中一聽，袁龍在外面說出屋中有人之話，這位姑娘下了藤牀說道：「我進來的時候，是婆子與丫環同我來的，屋中若是有人，婆子丫環必然知曉。我將門開放，屋中若是有人，那就是小妹敗壞門風；屋中若是沒有人，那下賤的嫂嫂與兄長應當如何？」

語畢，走到門前，雙手一提門門。此時張茂龍正在牀底下，心中暗說：「若將我搜出來，姑娘鬧一個有口難分辯。」未等姑娘把門門拔下來，張茂龍由打牀底下鑽出來，踹開後窗戶而逃。

袁龍在外面已經聽見，姑娘此時將門也開開啦，姑娘站在就地，猶如木雕泥塑一般。袁龍喝道：「妹妹你還有何言？你說屋中沒有人，誰將那個後窗戶踹開的？你敗壞我的家風，尚有何顏活在人世？還不與我自想主意？如其不然，我必然用雙錘將你砸死！」姑娘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兄長不要著急，小妹自有主意，也不用兄長動手。」姑娘說著話，淚如雨下。

婆子丫環過來俱都勸解，遂說道：「我小姐請回上房。」婆子丫環將姑娘攙到內寨上屋房中，姑娘對婆子說道：「自從我父母去世，我與那下賤的三嫂子一語全無，恐怕那下賤婦人心懷歹意，我可也並不管他的事。因為他，我與我三哥都少說了好些個話。他一人敗壞了我們袁家的門風，如今他還用計害我，污辱我的名節。我一死算什麼，我的名聲誰能給我洗清了？進那沐浴房之時，婆子媽媽給我打的水，然後我將婆子打發出去，屋中連一點動靜都沒有，誰想到牀底下有人呢？這必是那下賤的婦人，預先在沐浴房藏下男子，淨等我沐浴之時，他好堵門喊叫。他明知道我大哥脾氣不好，決不能容其分辯，好害我一死。我死之後，我必化為厲鬼，活活將那下賤淫婦捉去！想不到我的大哥，竟不想我平常的行為如何，那下賤婦平常行為如何，竟聽那淫婦一面之詞，非逼我一死不可。我死之後，哥哥你可對的起泉下的雙親？父母臨死的時候，怎樣托咐於你？教你照看我苦命的妹子，想不到你這苦命的妹子，死得冤屈還不算，還得落一個不潔之名！」姑娘說至此處，站起身形，由牆上摘下柳葉尖刀，照定自己頸就要一抹。列位，方才姑娘在屋中述說的那些話，袁龍在外面俱都聽見，袁龍一看姑娘要行短見，趕緊跑到屋中，一把刀柄抓住，叫道：「妹妹且慢！兄長自有道理。現在咱們後寨有一位守備，原是一位明如鏡的清官，咱們請他判斷此案，他要說妹妹是冤屈，自然就是那下賤婦的過處了。妹妹千萬不要行了拙志，為兄怎對得起父母於地下？」

袁龍說罷，遂對那婆子們說道：「你們千萬好好看護你家姑娘，不要叫你家姑娘尋死。」袁龍說著話，由打上房屋中出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西跨院中，賈明正在那裡大聲喊呢：「為這一個鳳凰，鬧出多大的事來？人家姑娘在屋中洗澡，你為什麼往屋子裡跑？姑娘才冤哪！袁寨主少才無志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就要逼姑娘死。可惜這個哥哥，叫他怎麼當來著？鳳凰也不是跑那去啦？你倒

回來，說明白，不就完了。」

原來，淫婦將袁龍薰過去後，被金頭虎所救。女賊放張茂龍，然後又進那套間去了，那乃是藏張茂龍的鏈子錘。女淫賊是被色所迷，進套間的時候，將解藥與迷魂藥俱都擱在外間屋啦，被金頭虎偷到手中。金頭虎將大寨主解救過來，大寨主問他是何人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官人。」袁龍問道：「你是什麼官人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手心。不對不對。」又一翻手說道：「我是手背。」袁龍本來是猛漢，哪懂得手心手背？遂信以為真，故此時想起西寨中有手背大老爺，叫手背大老爺給斷案。列位，賈明向來是壞事包，惟獨這次賈明做了一件好事，金頭虎順水行舟，將袁姑娘與張茂龍成全了一段姻緣。賈明在西寨這一喊張茂龍，張茂龍本來沒敢跑，恐怕出人命，張茂龍遂返回西寨。金頭虎叫道：「袁寨主，你看看張茂龍面盤怎樣？」

袁龍點頭，金頭虎叫道：「張茂龍，咱倆咬咬耳朵，張茂龍你附耳過來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有話你就說吧。」傻英雄低聲說道：「張茂龍你是認打認罰？」張茂龍問道：「認打怎樣？認罰怎樣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認打姑娘跟你打官司，認罰將姑娘許配於你。你無故的進女沐浴房，應當何罪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適逢其會。我爬在牀底下，連頭都沒敢抬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人家知道你連頭都沒抬嗎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自有神知。」賈明又說道：「你不要推諉，你沒聽勝三大爺說過？蕭金台八大名山，就是蕭鳳台名譽不好，其餘都是好朋友。你看姑娘有多麼好啊，你要不從，這就有人命；你要從了，袁寨主與姑娘還能幫忙捉拿三鼠。若將三鼠拿住，咱們多露臉呀？」張茂龍欲得不從，又怕真出人命，萬般無奈說道：「此事我師傅不在場，誰敢作主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都有我呢。」袁龍說道：「大老爺為媒，咱們是名正言順，必須拿過點定禮來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張茂龍左胳膊上有一隻翠鐲子。」說著話，金頭虎一伸手，打張茂龍胳膊上摘下來，遞給了袁龍。袁寨主接過鐲子，遞給姑娘，姑娘未接，婆子伸手接過，放在桌上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得謝謝媒人，我好喝你們的冬瓜湯呀。」袁龍說道：「謝謝大老爺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什麼大老爺？」袁龍說道：「守備老爺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別糟改啦，有他這樣作官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說得明白，我是手背，袁寨主拿我當官啦。你看看作官的有我這樣的腦袋嗎？」袁龍問道：「你們果是什麼人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你真眼拙，蕭金台赴會，您不認得我嗎？我叫金頭虎賈明，我們是鏢行之人，前來捉拿太倉三鼠來了。」袁龍說道：「原來是鏢行之人，我倒願意了。若是官人，我實在高攀不起。」賈明又說道：「張茂龍是我表兄，咱這就是藕斷絲連的親戚。我做這個媒，我三大爺將來要責備我，為何與山大王結親？叫我無言可對。您簡直也棄暗投明吧，在鏢行做一分事情，當山大王哪有好下場呢？」袁龍說道：「我不得其門呀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現在就有好機會。三寨主之死，都因為三鼠給出主意搶親，現在三鼠在聚義廳，你們哥倆幫著我們捉拿三鼠，張茂龍也可以得個前程，您就作為與鏢行見面之禮。」袁寨主聞聽點頭答應，由打淫婦套間將張茂龍、賈明的傢伙取來，袁龍在前，姑娘在後，賈明第三，張茂龍第四，男女四位夠奔聚義廳。一進聚義廳，大眾一亂，袁龍說道：「眾位別亂，太倉三鼠何在？」大伙一看，本山的寨主一位不少，惟獨沒有太倉三鼠。嘍卒報導：「三鼠已走多時，言說一會就回來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三鼠遠遁了，追也來不及啦，袁寨主就辦理本山之事吧。」袁龍遂對大眾將棄暗投明之話，說了一遍，要將本山的金銀均分，大家一散，放火焚山，大伙俱各願意。賈明說道：「我們還沒吃飯呢？」袁龍說道：「咱們就在聚義廳擺酒。」工夫不大，將酒擺好，大家吃酒談心。袁龍對賈明、張茂龍說道：「三日之內，我將散山事辦完，然後我投鏢行。勝爺若收留則收留；若不收留，我也回歸故里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三大爺禮賢下士，屈己從人，沒有不收留之禮。」將飯吃完，賈明、張茂龍下山，袁龍大眾送出蕭玉台。賈明、張茂龍回歸新家堡，方一進村口，正遇黃三太等在村口迎接。此時天光已然大亮，金頭虎將蕭玉台散山、張茂龍說親之事，對黃三太說了一遍，黃三太半信半疑。天到晌午，見蕭玉台大火冲天，蔣五爺、歐陽爺眾人這才認為事實。歐陽爺等大眾就此告辭起身，回歸鏢局子。斬員外給八位老少英雄預備上等酒席，八位老少英雄吃喝完畢，告辭起身，斬員外用茶盤由打內宅端出不少金銀作為謝禮，歐陽辭之不受。斬家堡合村之人俱都送行。爺兒幾位回歸鏢局子，見了聾啞仙師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你們大伙休息一二日，仍分頭去訪賊人的下落，便中再訪勝爺現在何處。」眾人俱各應允，分頭出發不在話下。

且說三鼠自蕭玉台逃走，崔通說道：「碧霞山劉寨主與我父是聯盟，咱們莫若逃奔碧霞山，必能收留。如不能收留，咱再遠走高飛。」三鼠遂與張德壽逃奔碧霞山，劉士英本來不願收留，老道七星真人勸劉士英，叫劉士英收留，劉士英無法，這才將三鼠與張德壽收留。林士佩等慫恿劉爺假扮無目先生，將勝爺引在鷹愁澗，歐陽大義士鏢行送信，蔣五爺、黃三太等到碧霞山報仇，大義士、二義士邂逅於碧霞山內寨，捉拿秦尤，放在劉士英面前，劉士英與勝爺言歸於好。

大眾一聽歐氏弟兄言說秦尤行為，兩造英雄俱都忿怒，要亮傢伙亂刀分屍。金頭虎大聲罵道：「誰要不剝秦尤，誰不是人！」勝爺嘆道：「誰要剝秦尤一刀，誰打盜燈的官司。」大眾一見勝爺攔阻，俱都諾諾而退。勝爺這一攔阻大眾，惱怒了年過古稀的老劍客，老劍客對勝爺說道：「我隱姓埋名三十餘載，為你的事，我出頭露面，給你解圍多少次？你是慈心生禍患，這樣下賤之輩，留他何用，從此我不管你的事了！」鎮三山夏侯商元一摟大腦袋，向東走下去了。勝三爺一把沒揪住，老劍客蹤跡不見。歐陽二兄弟說道：「咱拿賊，勝三哥作好人，咱們作惡人，咱們從今後也不管勝三哥之事了。」二人語畢，也奔東方而去。勝三爺一飄銀鬚，淚如雨下。遂叫道：「秦尤小冤家，我為你得罪萬金不換的朋友。」勝爺又對眾人說道：「我並不是要放秦尤，如果要將他剝了，誰去打二人皇宮內院盜燈的官司？我之本意，叫秦尤打盜燈的正犯，令親去一位打幫犯，名正言順，有何不可？」大眾這才明白勝爺之意，俱都心平氣和。勝爺說道：「將閔家父子足下綁繩打開，兩人扶著一個回聚義廳。」金頭虎扛著秦尤，大眾這才夠奔聚義廳。勝爺的人都歸東廊下，將秦尤也放在東廊下，閔家父子倒捆二背，在聚義廳當中而站。勝爺叫劉士英落座，劉士英說道：「既蒙釋放，焉敢與明公同座？」讓之再再，劉家父子與眾寨主俱都站在西面。勝爺道：「秦尤打正犯。閔家父子打幫犯，去一位。放哪一個？劉寨主作主。」閔士瓊是綠林人物，要說叫爺倆都去打官司，剛了他他也不能含糊。勝爺這一說放一個，閔士瓊心中暗道：「勝爺真是以德待人，我父子不識人，致有今日。」

閔士瓊思索至此，跪在聚義廳當中，口中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從前之事，一筆勾銷。我閔某有眼無珠，致有今日。如此請老恩公放了犬子。我年邁之人，還能活上幾年？」大少寨主見他父親跪下，他才跪在他父親背後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您真是好人，我這才知道。您將我父親放了吧，我出了紅差，也不忘您的大恩大德。」到此時父不忍捨子，子不忍舍父，爺兒倆全願意去打官司，父子之情由衷所發，誰也不忍舍誰。勝爺此時心如刀攪，叫道：「劉寨主，經由佛口出，您問問他父子，倒是哪位去打官司？」劉士英叫道：「姐夫！別叫三爺為難，你父子誰去打官司？」閔士瓊道：「你外甥才二十八歲，我已殘年之人，豈能叫兒子去呢？」閔德潤說道：「舅父，我兄弟在蕭金台被放，我再從碧霞山一走，哥倆偷生畏死，叫白髮蒼蒼的老父行刑，這樣豈不叫人笑罵？您懇求勝老達官，還是我去打官司，這並不是口是心非，我是非去打官司不可。」勝爺一看他父子的情形，真是傷心落淚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無故的我給官家拿賊，賊人也是一家老少，誰肯骨肉分離呢？」勝爺思索至此，口中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！你二人將閔家父子綁繩打開，俱都釋放。如其交不了差，秦尤的正犯，我的窩犯。」劉士英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？沒有辦案的替犯人打官司哪。你們父子不要這樣，如其不然，我父子五人，替你父子去一個打官司。」

正在此時，把守山口的嘍卒前來報導：「外面來了一個年輕之人，將把山的嘍卒打得頭破血出。」這個報事的嘍卒話未說完，小英雄手執判官雙筆，已經來到聚義廳，眾人一看，正是塞北觀音蕭銀龍，判官雙筆一分說道：「那一個害了我的勝三伯父？我前來索命。」勝爺叫道：「銀龍！不要如此，趕緊收起傢伙。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。」勝爺遂手指劉士英說道：「這位是閉眼神佛劉士英，乃是碧霞山總瓢把子。」又用手指蕭銀龍，對劉士英說道：「這位是我盟姪，名叫賽北觀音蕭銀龍。」二人各施一禮。銀龍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！您可嚇死小姪男了。我聽說你老人家命喪鷹愁澗，小姪男星夜前來報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現在犯人俱拿住，打算叫一位去打官司，父不捨子，子不捨父，如何是好呢？」銀龍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遂叫道：「劉寨主！您山中可有清靜所在？此事不難解決。」劉士英說道：「西跨院有書房，請小俠客西跨院談話吧。」劉士英在前，勝爺在後，銀龍在勝爺之後，進了西跨

院書房，劉士英叫嘍卒給小英雄打了淨面水，小英雄拂塵淨面已畢，落座吃茶。銀龍叫道：「劉老寨主！此事他父子俱都在場，焉能解決？禽獸尚有情義，何況人乎？故此他父子互相爭去打官司。此事經打佛口出，就在您一句話。因為在蕭金台，是您救的他父子，要沒有您救他父子，也就沒有這場是非了。按理說閱老寨主是年邁之人，決不能叫老寨主去打這樣有去無還的官司。先將老寨主釋放，將老寨主請在無人之處，您與老寨主相商，叫德潤打這場官司。您是高明人，不知您以為如何？」劉士英點頭，打發老嘍卒叫四子過來，與蕭銀龍介紹完畢，劉士英叫道：「金祥、銀祥、福祥、祿祥，咱七個人同到聚義廳，你四人將你姑夫綁繩解開，就說姑父您要願打官司也不難，先將您請到後寨，與我父子相商，如您非去不可，就套車送您去。」說著話，將老寨主解開綁繩。老寨主閱士瓊不走，對劉士英說道：「這分明是要將我調開，叫你大外甥去打官司，那焉能能夠？我是七十多歲之人了，你大外甥才二十八歲，焉能叫你大外甥前去挨刀呢？」劉士英說道：「您要非去打官司不可，咱們到後寨商議，這也不算解決。」遂叫道：「金祥、銀祥、福祥、祿祥，你四人趕緊攙起你姑父去到後寨。」這哥四個一攙閱士瓊，不容分說，攙起就走，閱士瓊用平生的膂力使千斤墜，無奈四位年輕之人正在血氣方剛之時，閱士瓊那能爭得過四個人呢？攙起來就走。閱士瓊說道：「不要如此，我走就是啦，容我與你表兄說上幾句話。」劉士英叫道：「金祥，叫你姑父與你表兄將話說完，再走不遲。」劉家四子向左右一分，閱士瓊叫道：「德潤，為父與你永別了。你在路上可不許鬧出別的情形來，到北京也不許私自逃走。勝老達官與咱們並沒有仇隙，全是咱們自找其禍。」德潤答道：「父親，你老人家不用多囑，孩兒視死如歸，早就將死生置之度外了。你老人家不要哭哭啼啼，叫別位看著咱們爺們死不起。孩兒謹遵你老人家之命。」語畢，劉家四子將閱老寨主攙起就走，閱士瓊一出聚義廳，放聲大哭。

列位，世上最難的事，就是生離死別，閱士瓊焉能不哭呢？不言閱士瓊上後寨去了，且說蕭銀龍在閱德潤背後，一拍閱德潤肩頭說道：「少寨主，將你父親放了，你前去打官司，冤不冤？」

閱德潤說道：「我去打官司，我是心服口服。勝老明公恩放我二弟，又放了我父親，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感勝老達官之大恩大德。勝老達官請上，受我閱德潤一拜。」語畢，以頭觸地，磕了三個頭。前文書表的明白，閱家父子俱都在聚義廳前跪著呢，要不然蕭銀龍拍不著閱德潤的肩頭。閱德潤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不但饒恕我們父子，並且還放了我舅父全家，我此去安心打官司，天下綠林道都與我父子是朋友，在路上要有劫差的我都不走，我是安心打這場官司，好叫勝老達官早日交差。解在北京問案的時候，叫我打正犯，我就打正犯；叫我打窩主，我就打窩主。臨到出紅差那一天，要有搶紅差的，我不能逃走。你老人家待我閱家恩高義重，我是以死相報。」勝爺聞聽，肝膽皆裂，五內如焚。勝爺心中思索：「我從此若不回家為農，我就算無志之輩。」勝爺心中思索著，不由得淚如雨下，叫道：「香五，快將閱大少寨主攙起！」香五、賈明將閱大少寨主攙起，腳面上敷了金瘡藥。寨子外早預備了車輛，蕭銀龍遂與眾人說道：「此時閱大少寨主是一時的高興，因為放了他父親。在路上千萬可要多多留神，他要一傲性，將胳膊上的繩子一繃就開。」大家聞聽，俱都會意，這才將閱大少寨主攙扶到寨外，上了車輛。老道與和尚在車前，蔣五爺、葉伯雲在車後，孟金龍與李四爺跨轎，保護著差事走下去了。

蕭銀龍回歸大廳，將保護差事之事，報告勝三爺，勝爺問道：「誰保護秦龍呢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黃三哥、賈明，再有您跟隨，那還有失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不回鏢局子啦，我這幾天精神不好。我看劉士英是個朋友，我打算在碧霞山養幾天病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不去交差，那能行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銀龍你好膽小，小老鼠的本領跟咱們相仿，咱們六個人還跑得了他？我有巧妙的招兒，神鬼莫測，就把他弄到江蘇交差即完啦。勝三大爺，你養養精神吧，秦尤若是跑了，我打盜燈的官司。」賈明又叫道：「劉寨主！我三大爺待人如何？」

劉士英說道：「情高義重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們還沒吃飯呢，怎辦？」劉士英說道：「只顧別的啦，倒將此事忘了。」遂叫道：「嘍卒們！告訴大廚房，聚義廳上預備酒席。」調開桌案，工夫不大，酒席擺好，大家入座。傻英雄搶吃搶喝，傻英雄冒壞，叫道：「蕭銀龍，你看著，解秦尤走的時候，准能叫神鬼莫測，平安解到江蘇按院衙門。」吃喝已畢，傻英雄叫道：「劉寨主，請您打發嘍卒領著我，到山內找點東西。」劉士英遂打發嘍卒，帶領賈明到山內，用什麼物件隨便取。嘍卒遂帶領賈明到山內，問賈明要用什麼物件？賈明道：「要一個麻袋，一把鐮刀，藤子筐一個，一條棉被，毛藍褲褂一身，破鞋破襪子各一雙。」

嘍卒俱都備齊，同賈明到聚義廳，放在就地。賈明叫道：「香五！你幫個忙吧。」香五走到賈明近前，金頭虎打腰間取出兩個小瓶，一瓶紅藥面，一瓶白藥面，先倒在手掌上一點白藥面，叫道：「香五你聞點。」楊香五不聞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先聞點你看，我還能給你當上嗎？」楊香五聞了點白藥面，金頭虎又倒了點紅藥面，在掌心托著，來到秦尤跟前，向秦尤面門上一吹，秦尤打了一個冷戰，昏迷不醒。勝爺問道：「明兒，那是何物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這是迷魂藥。」勝爺問道：「這是由何處得來的？」賈明遂將蕭玉台張茂龍定親，袁龍改邪歸正，得著女賊兩瓶藥的來歷說了一遍。勝爺捻銀髯微笑說道：「明兒，日後可不許用此物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由這兒到江蘇我就將這兩瓶藥用完啦，咱爺們還能做傷天害理之事嗎？」楊香五幫著賈明將破竹筐給秦尤套在頭上，楊香五提著口袋，賈明將秦尤裝在口袋之內，頭朝下，將口袋嘴一係，用小藍被又將口袋一卷，將口袋底用刀紮了幾個窟窿，用繩子打成行李卷的樣子，破鐮刀別在鋪蓋卷上，傻小子將破藍衣服一穿，換好了破鞋破襪子，用破手巾一包沖天杵。大家一看，金頭虎打扮得真像作工的模樣，大伙一陣大笑。賈明說道：「銀龍、香五在前，三太、茂龍、李煜等在後，我在當中，咱們走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們要多加小心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跑了小老鼠，我打官司。」

此時差事車已經走出三四十里地去了，金頭虎扛著秦尤，勝爺送出山口，小弟兄們遂走下去了，出離山口十餘里地，細雨紛紛，傻英雄扛著秦尤，自以為樂呢。

不表小弟兄們路上之事，再表勝爺與劉士英二人在碧霞山聚義廳上，重整酒席，吃酒談心，二人話到投機處，恨相見之晚。勝爺問劉士英後事怎樣辦理，劉士英對勝爺答道：「小弟將山一散，回歸原籍為民去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在下也是這樣主意。劉賢弟回家納享清福，承歡有人；愚兄已萬事灰心，誓不出世了。」劉士英又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有一言，不知老恩公肯應否？」勝爺答道：「有事請講，愚兄所能之事，無不允許。」劉士英說道：「我有心與老明公結為金蘭之好，不知老明公以為如何？」勝爺笑道：「正合愚兄之意。」二人在聚義廳上結為金蘭之好，又將勝爺請到內寨，見了劉家兩個兒婦及劉氏，劉家四少又與盟伯見過了禮。勝爺仍回到聚義廳，叫道：「賢弟！你將文房四寶取來，我寫一封信，遣人送到鏢局子。」勝爺信中言說在路上遇見家中人，有要事回家去了。鏢局之事，大傢伙著兒作買賣。書信打發劉金祥送往江蘇鏢局去了，勝爺也起身回家，劉士英贈路費，兄弟二人灑淚而別。

不表勝爺回奔莫州原籍，劉士英從此攜眷回歸江蘇省陸合縣大劉村去了。閱士瓊父子相逢骨肉團圓，大少寨主解到江蘇院衙，由欽差大人訊畢，帶上刑具，人囚車解往北京去了。北京之事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欽差堂諭下，派人到蕭金台拆五方飛蛇樓，沒收蕭金山內贓物。鏢行人早報告欽差大人，華清泉入陣未回之事，拆陣之時，將畢清泉屍體拆出。官人與華家鎮送信，智龍、智虎弟兄二人將伊父屍骨殮回，得回折鐵寶刀，後來由欽差保奏華清泉為公喪命，蒙聖上封為毅勇公，並賞恤銀千兩。

單言金頭虎扛著秦尤在路上行走，這日細雨紛紛，點點入地，道路泥泞。蕭銀龍問道：「夜晚怎辦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夜晚住店，也不用吹藥，給他點飯吃，他要喊，我就打他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可扛著吧，你出的主意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誰不知道恨地無環鐵霸王？」金頭虎到一個時辰，聞一回解藥，打口袋底下吹一回迷魂藥。走到一個小鎮店，打尖吃茶，休息一會，再起程趕路。走到天黑，前面一片樹林，細雨下得較前更大啦，望前沒有鎮店，眾人遂走人樹林避雨。金頭虎將秦尤向地下一扔。蕭金龍說道：「該吹藥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想別吹啦，咱們打開鋪蓋卷，將小老鼠放了吧。淨叫我一人扛著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當著三大爺承認來的，別人誰扛得了呢？你不要著急，咱們慢點走。」說道話，打了一個閃，蕭金龍見前面似乎有一片小樹林，大眾以為是村莊，蕭銀龍說道：「咱們先奔前面那個莊村，如果沒有店，咱們先借莊家人的房子暫住一夜歇息。」金頭虎說

道：「那好辦，全憑我三寸不爛之舌。」賈明遂扛起秦尤，奔小樹林而來。來到近前借閃光一看，原來是一座古廟，賈明叫開廟門，眾人進廟。

這一人廟，眾人身罹大難，秦尤遇救。

且說眾人來到古廟門前，金頭虎打門，叫道：「小子，開門來！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你不是裝老趕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忘啦。」就聽裡面說道：「深更半夜，何人叫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怎麼水月庵是女廟？」裡面答道：「我們水月庵不留男子住夜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師傅，您行個方便吧，我們趕路被雨淋啦。」裡面的女僧將角門開放，黃三太等進了角門。一看那女僧是帶發修行，那女僧說道：「我們廟內俱是女僧，你們男子住在廟內，多不方便。」黃三太答道：「我們在佛殿借宿一夜，明日多給香資，求師傅多多方便吧。」蕭銀龍留神觀看道姑，藍布袍大領，微露紫色的兜肚嘴，蕭銀龍心中暗道：「大概不是好廟。」蕭銀龍雖然猜對啦，他這們一大意，也上了當啦。黃三太又對道姑說道：「求大師傅行個方便吧，您看外面細雨紛紛，我們如何趕路？」那女道姑說道：「我也不敢作主，待我報告我們老師傅。」語畢，翻身直奔西廂房，黃三太等已進佛殿。工夫不大，來了兩個十七八歲的小道姑，打著燈籠來到佛殿，對眾人道：「我們老師傳說啦，大殿中是佛堂淨地，東面有兩間客堂，你們就在客堂內休息一夜吧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明日我們多給香資。」小道姑將眾人領到客堂之內，這兩間客堂是通連著，並沒糊頂棚，當中有一條通山的大柁，頂棚是柳條把子。眾人到屋中一看，當中放著一個破八仙桌子，有一盞半滅不滅的殘燭，靠北面有一張大木牀，足睡七八個人。小道姑將眾人領到屋中，翻身出去，夠奔角門，將門門好，門旁有塊青石，約有一百多斤，就見那小道姑，一哈腰將石頭頂在門上。蕭銀龍心中暗道：「一個十七八歲的道姑，好大的手把勁。」此時就聽外面一聲阿彌陀佛，竹簾起處，進來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尼姑，手執拂塵，說道：「眾位施主冒雨前來，但不知由何處至此？」三太隨應道：「我們由打武昌府而來。」老尼姑問道：「這位施主貴姓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在下姓黃。」老尼姑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。原來是黃施主。」又指張茂龍問道：「這位施主貴姓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在下姓張，排行在七。」老尼姑又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。」老尼姑將眾人俱都問完，金頭虎說道：「老師傅，我們渴了怎麼辦？」老尼姑答道：「已經給列位施主燒茶呢，一會兒就來。」工夫不大，由外面進來一位道婆，端著一個銅茶盤，提著一個藍桶子瓷壺，茶盤中放著七個大茶杯，放在八仙桌上。老尼姑說道：「列位施主，大概沒吃飯呢？」黃爺答道：「不錯，還求老師傅慈悲。」尼姑說道：「我這廟中可沒有吃的，給列位施主烙餅鹹菜，不知列位施主能用嗎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白米白面焉有不能用之理？望求老師傅慈悲吧。」尼姑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。」叫道：「徒兒，給眾位烙餅去！」說著話，老尼姑滿了二盞茶，讓眾人喝茶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主不食，客不飲。」老尼姑笑道：「這位施主還客氣呢？」老尼姑遂端起碗來喝了幾口，又提起壺來向碗內斟茶。金頭虎搶吃搶喝，一連氣喝了三大碗；黃三太等，有喝了一碗的，有喝了兩碗的，惟獨銀龍不喝。老尼姑讓之再三，蕭銀龍一想：「老尼姑先喝了一碗啦，大概也沒有妨害。」

思想至此，端起茶碗喝了半碗。此時金頭虎喊道：「不好！怎麼天翻地轉？我要歸位。」這個位字還沒說出口來，就栽倒塵埃。黃三太等也俱都臥伏桌上，蕭銀龍喝了半碗茶，藥力還沒行開，一看不好，一揚手，茶碗奔道姑砍去，老道姑一閃身軀，哈哈一笑。蕭銀龍縱到板牀前打小包袱，要取寶馬平安散，老尼姑說道：「小冤家哪裡走？」伸手擲出一物，照定銀龍頭上拋去，蕭銀龍就覺一陣清香，頭昏眼花，翻身栽倒。老尼姑將迷魂帕拾起，叫道：「姑娘進來吧，活兒做成啦。看看仇人是不是？若不是仇人，也不必害他們。」外面答應一聲，進來兩個人，一個是袁豹之妻，一個是台灣省裝聖母娘娘的尹風霞。

進到屋中一看，遂說道：「可不是這群東西是誰的？這個梳沖天杵的小子，害得我好苦，我在台灣費了多少心血，造蓋的桃杏林，俱被這些東西們給焚燒了。」袁王氏說道：「我之丈夫袁豹，也是被這一群東西所害。這一群東西們就得千刀萬剮，才解我心頭之恨。」老道姑說道：「這個梳沖天杵的必有金鍾罩，先把他捆上，將他用藥解過來，用石灰把他的眼揉了，然後放他的血。」小道姑過來用繩子將賈明四馬倒攢蹄捆住，解藥向臉上一吹，金頭虎打了一個噴嚏緩醒過來。抬頭一看，黃三太等俱都臥伏桌子，也有倒在地下的，昏迷不醒，自己被捆，不能動轉。傻小子道：「這回可乾啦。」向袁王氏問道：「你不是蕭玉台的袁寡婦嗎？你要嫁人，咱倆商量商量。」袁王氏唾了賈明一口，說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道姑去取石灰去，揉他的眼睛。」此時老道姑就見板牀麻袋蠕動，老道姑用手一摸，裡面很是軟和，解開袋口嘴向外一倒，原來是一個人，頭上罩著破藤子筐。將繩子解開，摘下藤筐，袁王氏一看，原來是秦尤。袁王氏「叻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不是秦寨主嗎？」秦尤說道：「娘子何以認識我？」袁王氏笑道：「您不認識我啦？」

張寨主在蕭玉台將您領到後寨，您沒有進去就走啦。我就是袁豹之妻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原來是嫂夫人，小弟眼拙，望祈海涵。」

袁王氏說道：「一家人不必客氣。」袁王氏叫道：「老師傅，我給您介紹介紹，這就是盜萬壽燈的秦寨主。」老尼姑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秦寨主為什麼落得這般光景？」秦尤打了一個唉聲，遂將碧霞山之事說了一遍。小道姑已將石灰取來，秦尤一揪賈明的沖天杵小辮，女賊袁王氏拿起石灰，奔賈明而來。賈明一看不好，大聲喊道：「救人哪！女和尚要害人！」女賊笑道：「你喊也白喊，我們這廟，上不靠村，下不靠店。」